3487
1736
v.9

乙巳禍蹟 九

山憤錄 二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金鸞祥
韓澍
李震
權撥
李彥廸
丁熿
鄭隱
李天啓
張彥良
權勿
安景祐
朱希奎
李彥恍

宋麟壽
金振宗
李若水
趙鐔
閔起文
權應挺
權應昌
黃博
白仁傑
林亨秀
安名世
安璲
柳貞

許忠吉
金禧年
林峻
愼居寬
李文楗
李湛
尹剛元
尹思元
李洪男
鄭惟沈

金鸞祥傳

金鸞祥字季應清道人丁酉科乙巳禍作以正言當中學一會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持密旨賛制同僚將論三大臣置之大逆公力不知一會之意及聞此言抗論不從與同列并罷謫南海丁卯移配丹陽公學行純備可備經遠勸講必能有補聖學一會日執義宋公希奎曰我則雖才唑吾骨而碎之有不從也柳公希春尤慟切朴公光祐鄭公希登白公仁傑金公鳳祥聲色俱厲金公礎攘袂或起或坐怒氣勃勃李公彦忱閔公起文唯仰天長太息齊仁見金鸞祥

東333371

乞終日不從其意邪黨震駭丁未爲鄭彥慤所告安置南海

丁盧柳金

出柳希春行狀戊申春黃憲等欲追錄功券群小造爲丁盧柳金之目必欲殺之其免於大禍者天也此其臨事之勇見幾之明非先生之力也有能及於此乎

韓澍傳

韓澍字時仲清州人辛卯司馬登癸巳科出入臺諫丙午臺諫謂以尹任同里之人長在言論之地聲勢相倚削奪官職丁未竄配利城縣安置庚午三公啓曰長湍移配人韓澍職牒叙用爲下正言學問高明有才學良善之人可備臺侍之任復官至司宰正再得舍人

李震傳

李霖之兄

李震字伯胤咸安人也霖之兄也丁酉科出入臺侍乙巳禍作臺諫啓謂以輕淺之資使士林不靖請罷丁未謫恭安郡安置庚午三公啓請中道付處又傳曰放送職牒還給公有良善之才可備臺侍之任官至僉知中樞

李震

權撥傳

權撥字仲虛安東人丙辰生負丁卯登第禮曹參判罷癸巳被召密陽府使補朴永文辛允武之被罪及莫介政府奴鄭莫介之上變告也永文駁通工判常曉怨恨抵允武第多發亂言允武必舉事勢而折之莫介性本狡猾出入朴辛家甚慣潛聽構告兩人言語他無證佐只以告者之辭覈問僅成論以大逆告者例賞被罪人家財田宅奴婢特加堂上職又賜銀帶儀章鞍馬朝論恥與同列上方擬忠義內賜無筭莫敢發言公以持平大言於其中曰莫介聞朴辛之謀累

權撥

月乃告不伏其辜幸矣偕嘗口舌之功叨列搢紳之
班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極請奪職同僚皆奮然
當即奪公曰覲下鄉及其還來則事寢不啓矣公殫
諸僚已定而還停之失極論蠢愚賤流濫側朝端臣
恐謀年利之徒爭慕榮貴倖倖得功則無窮之禍從此
奪莫介始矣上即令還奪朝野快之己卯二月拜禮曹參判
爵
見時事多故爲諸公力言之不能從六月乞爲三陟
己卯
府使庚辰正月追論承旨之事奪告身便故安東田
里癸巳召拜外官累遷爲六卿乙巳仁廟上賓
明宗即位公禍初禮以院相錄功藉以申救兩柳削

功罷職文定王后垂簾同聽政公以賛成入侍忠順堂
力救左議政柳灌吏曹判書柳仁淑刑曹判書尹任
等罪狀翌日代李芑兼兵判又上劄極論二柳無罪
且請尹任罪目削去謀危宗社四字鄭順朋激怒上
疏極言三人之罪復於忠順堂引對公謝罪徑退既
殺權仁淑任等入侍諸宰皆策勳而公斥罷還鄉其
後追論削奪官爵丁未九月鄭彦慤告良才馹壁上
無名諺書曰加罪乙巳人初命公功求禮付處移恭川
縣押官到門公怡然就道謂鄉黨來訣者曰天恩罔
極矣進士琴元貞執公手不覺失失聲公笑曰吾以

被竄

權撥

子爲大丈夫矣何至是耶死生禍福天也其如天何
寄書于子東輔曰昔范忠宣年七十有萬里之行吾
負恩至此死卽薄葬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府郎指
安東星馳而來一行驚倒號哭公正色叱止之則又
移配朔州矣至碧蹄館李貳相夢迪配江界公戲曰
李貳相權貳相一時何赫赫也咫尺不相見而行至
謫所戊申加李芑欲殺撥及夢迪啓於經筵甚力尹
大妃牢拒不從兩賢之得免殺死於喜殺之朝者
天也公兵曹判書時敵納白仁傑擊臺諫不能論
執密旨命下仁傑于禁獄鞫治加任竄絶島二柳付

白公復公又獨啓

處公復獨詣闕書啓曰自先朝末上天累降大災近又大風滋雨連日蒙昧臣恐天意或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且幼王卽位未幾遠窜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諫官誰敢冒死而進言乎臣夜不能寐知死敢啓尹任雖被重罪固不足惜臣切以王大妃於嗣王有母之道若曰此憂傷弗豫豈不爲大累哉飛言自古有之古之明君不以此罪人柳灌本有腹病於朝堂每倚屏壁而坐既無子息不敢辭退爲國而然也柳仁淑得上氣證今已有年此等老病儒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得病而死人皆曰國家殺之

權撥

也伏願上平心察之翌年謫中亦病卒出葬安東舊
壠宣祖元年丁卯十月三公啓曰權撥德行純粹忠
誠俱至命復職秩十二月慶尚道觀察使狀啓權某
忠義風節如此請與李彥迪俱賜追贈上嘉嘆下政
府大臣議謂二人學行燁然可稱允合追奬使士氣
益振儒道增重特賜左議政

太常議

太常議曰稟專醇美德備剛柔風神秀朗儀度峻凝
甫免黃悼已成蒼蔚學務爲己造次不廢而充養有
本誠深格君夙夜匪懈而輔導盡責和顏接物休休
然有容正色立朝凜凜乎難犯同儕服弘偉之器後

學欽倫約之操己卯變作調儕見稱於有識乙巳禍
慘申救屢及於無罪貞心非禍福可移素節無夷險
或貳觸忌諱而直斥班例縮頸際危疑而正論權奸
汗背嗚呼事君之忠行己之正求之故人亦豈易得
國運不幸邪黨共擠徒抱葵懇竟歿狼荒豈非天歟
良可痛也按謚法事君盡節曰忠直道不撓曰貞賜
謚曰忠貞公
忠順堂李彥迪一時議啓任若有邪心死無足惜刑
罪過中人心不服當此初政不可威刑鎮人心亦不
可苟存疑慮上下大王大妃曰若有無形迹何疑之
權撥

有大小尹之說自內不得知東宮失火之後諫院上疏有忌克之說中廟莫知其所指及具壽聃言大小尹之說而後中廟始覺疏意欲推尹任而朝廷止之然則那說出於外廷非出於內間也恐如朴氏福城君嵋母之事故予常憂患耳

李彥迪傳

李彥迪字復古先本呂州人食邑遂爲慶州歸晦齋清方有學力士林推爲當代第一人甲午科官至贊成當乙巳禍作以院相錄功籍固辭不聽周旋其間閉默隨朝忠順堂公啓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任久存形迹只可遠竄不必圍籬大王大妃曰卿言固然不欲傷人是予本意生禍士林非所擬也繼自今朝廷勿議使無邪論頃日爲分遏之說者皆以保護東宮者豈必間父子離兄弟然後忠乎邪意囂囂使父子兄弟之間欲有所疑間者皆任

斷

之爲也　仁宗在天之靈昭昭下臨內間曾無如此之言　中宗常於世子問安每以孝爲教則嘗聞之矣至如朝廷之人某是某非則未之聞也　仁宗不自安者必任之所致予則未曾知之今聞朝廷有此言故及之自古豈有去王后大君然後以能東宮　其大君而　仁宗早世則置國家於何地今又交結執政亦將何爲申光漢曰今主上新卽位此實危懼之際不可不鎭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斟酌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焉飛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無以此

名敏之者然考之當時則率未盡誠明之實稱稱後世則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投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

八月政府書啓十條一請慈殿善導眷聖質二請遴選宮臣與之講論游處以進聖學三殿下於大行大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宮禁防戚里五愼擇宮人六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政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宮中

李彦迪

府中當為一體請勿開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千言大
行大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願至治奄至斯極今
上嗣緒國人方以望於大行大王者望於殿下其幾
甚重願兩殿留神焉大率皆先生筆定也已而將治
尹任等罪兩殿同御忠順堂密旨引見宰臣時天威
震赫人莫小弗先生進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
彼時專心於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舉事當頭明不
然恐士林多有橫罹禍者聞者縮頸而先生無懼色
尹仁鏡啓曰當加議垂簾時李某問臣何殿當聽政
乎臣答以慈殿當聽政先生位稍遠但聞其舉已名

心疑之出取注書日記掄得其誣啓之實然又不欲
再得重罪乃書啓云云仁鏡之言必不如是恐注書
記錄之誤也上下其章實厭仁鏡失色無以對但囑
左相洪彦弼啓曰忠順堂陜隘不便於記注官進退
此必注書誤聞之故也先生亦不復辨明焉退溪行狀撰
時朝廷憂東宮孤危正言蔡無擇倡言須起金安老
為之羽翼蓋安老子禧尚公主而無擇其妻黨也大
司憲沈彦光等隨聲和附舉朝靡然先生獨力言其
不可與無擇不合無擇衋正言而外議旋譽先生立
異左遷為直講彦光問曰直講何以知某為小人先
生答曰

直講一本作司藝下同

生曰安老尹東京時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也此人得志必誤國家或曰安老雖入豈授以柄第欲為東宮地耳先生曰不然彼若入來必秉國鈞專擅用事誰敢過之且東宮一國臣民所共屬意何待安老而後安耶彦光怒而去遂劾罷故田里其後慶人有以財求官於安老安老謂曰慎勿令李某知之是時朝論洶洶謾譁遂及於先生丁卯秋九月李芭啓曰李彦迪感於邪論諂附世子背叛中宗書上十條繫人主手足與柳仁淑交結多有營救送賊之言臣往以贓吏女婿不得為顯職李某為大憲時始解之於臣有恩

今臣爲國不計私敢啓大憲尹元衡持平陳復昌等
繼之乃削奪勳爵丁未九月有無賴子圖名謗國之
變因以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在其中江界府安
置夫以先生委質三朝進退心跡昭如日星而言論
疏劄務引君當道忠誠懇惻終始一致無一毫可疵
而終至不免者無他焉初先生在慶尚日都事李天
啓以持平召赴闕請於先生曰聞今當卜相物論皆
歸於李芑何如先生曰某人陰險不可以置相位已
而李果相而兩司劾罷之李聞其故深嘱之至是李
以元勳當國用事先生與之同朝動與爲矛盾一日
李彦迪

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書啓曰凡罪人當服定罪
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徑殞者多恐有横冤欲望
用較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芑入見啓草忿然曰
渠恐杖落渠膝故耶加以仁鏡用前釁反有嗛於先
生元衡以先生嘗有救已之言屢欲納交先生絶不
往由是深恨焉三憾合勢其謀欲中害固不遺餘力
矣矧乎一時姦臉之徒誣善類阿時相以饕已利者
相環也凡先生所守皆彼之所畏彼輩今日之得志
是先生平昔爲君上深憂而力防之者則先生之以
忠獲罪何足恠哉而於先生又何恨焉聞謫命舉家

弼泣先生飲食言笑如平時乃囑之曰好侍養大夫
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先生至謫所之明年戊
申夫人下世是則為先生終天之痛而先生素有寒
疾至是人益危之乃以遺衣服設位朝夕攀號毀戚
以盡三年猶無恙豈非有所扶護而然者歟其處困
行患有以自安進學著書不輟其功未明而起孜孜
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
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一日御
史李無疆不意疾馳而入一府驚怖以為有不善意
先生不為動正衣冠坐而看書其一視喪儉不以死
李彦迪

生窮厄易素操如此癸丑十一月以疾終于彼享年
六十三臨本國自箕子來封九疇設教八條爲治仁
賢之化自應神明之士得心學明疇數必有名世者
四郡二府之餘三國分爭干戈靡爛交籍散逸不惟
傳道之無人前人名世者姓名亦不可得聞矣新羅
統三爲一高麗五百餘年間世道向降文風漸開士
多游學中原經籍與行慕華變夷易亂爲治詩書之
澤禮義之風漸復箕疇之舊俗故稱爲文獻之邦君
子之國有由然矣二代之儒其故重終在於言語文
章之間逮于麗末程朱之書稍稍東來故如禹惇鄭

夢周之徒得以參究性理之說至于國朝太宗文皇
帝得頒賜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書
退溪門生門人問答先生曰吾東方不無道學之士
而文獻無徵其所造淺深無從考見禹祭酒鄭圃隱
則遠矣至如寒暄一壺諸儒近在傳聞之世而亦不
可尋甚可歎也以可徵者而言之則近代晦齋之學
甚正觀其所著文學皆自胷中流出理明義正渾然
天成非所造之深能如是乎
乙巳八月二十八日戊午
慈殿及
上御忠順堂洪彦弼尹仁鏡兵曹判書權
李彦迪

撥右賛成李彦迪右參賛申光漢大司憲許磁吏曹
判書林百岭判尹尹思襲禮曹判書尹溉户曹判書
閔齊仁大司諫羅世纘都承旨宋祺壽假注書柳景
深記事官安名世入侍慈殿以尹任通書王大妃爲
教辭語頗峻禍將不測李彦迪曰仁宗大漸之時王
大妃贊賛助遺教 上之於王大妃有子道如有未
安之事則上累聖德辭旨懇惻終之以涕泣 乙巳六
月二十二日甲申
仁宗大王下教大臣曰予以薄芳繼承 帝命嗣守
先業惧不克荷乃今遘疾日漸羸憊殆不能起念予

王大妃贊助遺教 一作敎

年三十近無嗣子恐隆皇王付界之重祖先傳繼之緒先父王嫡子唯我與慶原大君諱二人而已雖年幼聰睿夙成可付後事氣稍蘇索紙筆欲書則手顫不能成字嘆曰我平生所懷欲使羣臣知之非文字何以盡傳今乃如是痛如之何仍教曰父王薨逝未久又至此未克終孝予心罔極予死必葬於父母陵域之側以遂予志緩經大喪民力已竭予喪事務從朴素以除民弊臨薨猶諄諄說民事不已

公丙午秋削功罷職上之初立彥迪稱其賢明鄭順朋上疏及之故得保一年在家竟不免焉自是士林

李彥迪

具時望者殆無遺者丁卯九月流江界之時愛君憂
國之誠在謫中益切至作進修八規欲上而知其無
益不果上進後病卒庚午三公啓請旌彰迪平安道江
界安置翌年有病身沒公學問精到為一時理學之
儒宗方在謫中猶不忘朝廷至作進修八規箴身沒
之後使其子上進忠誠藹然戊戌府尹以政治嚴明
民不見吏奸猾屏息詞訟自止緩經一年承召還朝
借寇無路立碑追慕十八年己亥府境大治民立石
頌德先生雖為養乞外憂國之心未嘗一日而忘會
因災異求言乃上疏凡一綱十目綱曰人主心術目

一曰嚴家政二曰養國本三曰正朝廷四曰慎用舍
五曰順天道六曰正人心七曰廣言路八曰戒侈欲
九曰修軍政十曰審幾徵所言無非格君心措時務
啓沃謀謨極其忠讜中宗深加奬嘆曰古之真德
秀無以過也卽命傳示東宮與外朝仍賜表裏特陞
嘉善下書褒諭令觀卿疏一綱十目至切且讜皆是
置諸左右燕閑搜攬必有所益卿身雖在外其愛君
憂國之誠於此可見玆命特加一資用示予嘉奬之
意卿其知悉先生謂如蒙採言則幸矣至有儲賞非
所敢當上箋懇辭恩命上答曰今見卿辭謝箋文辭
李彦迪

治郡

懇至但朮言之教上疏陳弊乃臣子職分之所當然
今此褒典非獨爲卿是欲示朮言之旨而廣進言路
耳卿其勿辭　歲中府境大治其民立碑以頌德曰
文元公風采凌厲儼然端坐人望而畏之對人則温
未嘗雜談左右商理必須當理後乃署摘發奸偽如
見肺肝嚴其刑杖故下吏持公事進前者汗出沾背
無事出來則喜氣滿面如免重罪至如侵民文字不
敢圖出有一鄉吏爲修理之任欲出材木牌字而恐
其見惡不敢入告自取其家材木以爲公門日與其
得罪於神明不如自備之爲得下吏畏戢如此民不

見吏闔境晏如前此府內私皮匠私木手私鉄匠輸
役於官中有同官物向晦齋時一不使喚者以其無
所事也常以猪物難継日用之紙造以青苔妥有養
蚕者怒而叱之曰汝在衙中何處聚桑而養之乎即
令見撤棄於墻外一日有烏啣繭子落於上衙大夫
人曰吾不知時序變易今見繭子始知蚕事已畢矣
却蚕判官聞之未知其意質得繭子入之大夫人曰吾子
之意吾知之矣不可受也即還官廳母子皆可見矣
還硯有一小硯造匣用之還時以其匣出給下吏以紙裹
硯而去清若如此餘事寧論奸猾屏息訟庭苔碧勸
李彦迪

課儒生出於至誠逐月試取朔望考講賞賜有差邑
人立碑追慕又建祠宇其清風高義有以深服乎人
心者自不能已矣先生因求言之教乃上疏數千言
必有忠義大節

請褒贈啓

政院啓曰金宏弼鄭汝昌被罪於燕山昏亂之朝當
時被罪者無非賢士而兩人者獨為東方道學之宗
此則更無可言矣趙光祖篤學躬行道明德立——
中廟方眷倚以圖唐虞之治而不意為南袞沈貞所
搆陷竟罹大禍至今兒童走卒皆知其曖昧無不歎
服其賢李彦迪志學聖賢專力持敬動慕古人造詣

深奧趙光祖後一人而已乙巳之禍初不被罪而權奸嫉其異己搆陷竄黜終不免於罪而士類服其高風景仰至今茲四臣心迹無毫髮可疑故卽位以來諸臣出入經席每爲 聖明反覆陳達如有可疑則豈敢如是快加褒奬伸雪文廟配享賜祭 權兼一

致祭文

王若曰大賢之生不偶爾爲師儒之宗公論之定有時盍舉崇報之典庸示異數載告端由惟御閒世挺生元精毓秀天資暗合于道勇往不待師承聖人可學而能力踐必由序進觀其終始獨得之妙最在明誠兩進之功繼濂洛考亭之遺傳遇中仁明廟之盛

李彦迪

除庶幾乎禮樂期致萬歲大平堯舜我君民恥見二
夫不獲何國設施之未幾遠見談構之橫罹履險蹐
危身雖厄於顛沛動心忍性功不輟於斯須惟進修
八規之書及推衍九徑之義友履數千百語悉出愛
君憂國之誠首尾二十餘篇皆爲妙道精義之發至
如雜儀補遺諸說無非牖世立教之旨論道德則無
愧於古人語事功則可質於往聖已有先朝之嘉奬
祇欠文廟之褒儀議廊廟而未遑蓋以舉措爲重勤
卹久文廟之褒儀議廊廟而未遑蓋以舉措爲重勤
韋布之屢請愈見詢謀僉同肆予特許褒崇使人有
所矜式良辰吉日命攸司舉儀於國庠潔牲薰爐遣

禮官致告于家廟扶恒道脉鼓舜儒風於戲自東自
西自北自南四方無思不服有德有言有功有烈千
載得興斯文故茲教示想宜知悉五賢臣從禮後
教中外大小臣僚耆老軍民閑良人等——

從享祭文

王若曰天之生大賢也不偶實係消長之機德必得
常祀而無惟宜舉崇報之典茲用播告俾　依故稽
我東國之偏荒罕傳正學之宗旨箕疇布教雖識禮
義之方羅代茁英未免詞藻之——
陋迄至麗季千載僅見圃隱一人洪惟——
祖宗洪洽之辰允屬文明振作之運有若金鄭趙李

李彥迪

五臣者出其得濂洛關閩諸子之傳格致誠正之功其揆一也說諂媚嫉之輩誰使參之窮通有時縱負一世之屈是非自定何待百年而知滉也遭逢兩朝其志則抗回三代立言垂訓實是海東之考亭格非敢規規不睨河南之程氏肆並隆爵謚之贈顧未遑祖豆之儀在正德紀元始有儒臣之陳請自先王初服屢見多士之抗章惟其舉措之難輕豈云崇尚之不至逮予纘緒恨不同時尚有典刑奈九原之難作其從與享庶百世以為師爰咨四十載顒望之情凝啓千萬世太平之業蓋有待而然也庸非天而

誰歟茲於本年九月初四日以

贈議政府右議政文敬公金宅弼

贈議政府右議政文獻公鄭汝昌

贈議政府領議政文正公趙光祖

贈議政府領議政文元公李彥迪

贈議政府領議政文純公李滉等五賢從祀于文廟之東西廡於戲聳動觀瞻作新氣象是邦大夫賢者孰無尚友之心吾黨小子斐然永存矜式之地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李廷龜

李彥迪

五賢從祀時告由文

今九月初四日行　文廟五賢從祀先告事由祭文

祝文曰惟五賢經明行修一今茲從祀敢告厥由

千哲五賢臣從祀告文

五賢之學踐履篤實茲用從祀祗告先哲東西廡五賢臣從祀告文

惟茲五賢宜一代師從祀千廡敢申告辭五賢臣奉安後告文

備禮從祀于聖之廟千秋萬世佑我文教○先生為人安重端祥雅有高趣又於奉先雜儀篤於事親友於待僚嚴於治家睦於宗戚宜於鄉黨又於副提學

鄭彥慈上良才驛壁書芭苧曰以綱打一時正人如
宋麟壽李若水盧守愼丁熿柳希春金鸞祥權撥等
三十餘人皆及於難先生亦不免

崇道祠記

西山崇道祠記錄曰公諱彥迪字復古慶州人自少
志學必以
聖賢爲期潛心獨得不待師友其修己謹
獨之功可見於元朝五箴愛君憂國之誠可見於寸
目八規之箴先見之明可見於論李芭金安老之爲
人臨大節不可奪之志可見於忠順堂引見之日無

修謹

憂國

先見

大節

性理

極太極之論辨大學章句補遺中庸九經之衍義皆
極其性理之精微而擴前人未發之旨真可謂質諸
李彥迪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清蠅點白玉
璧何傷公論昭揭道脉攸依既已配享宗廟又將入
於文廟則其割雞一方留愛桐卿者特一端之緒餘
致祭文
而追慕之沁至於立廟亦可見所過者化矣○嗚呼
天不可時賢邪相勝理不可誣是非乃定緬惟孤忠
予切追隱學爲希顏志則惟尹早挺東南歷代臺閣
中罹擯絶晦養益篤中廟宣召契合昭融便養在外
疏奏九重一綱十目大人之謨優荷聖奬許以真儒
迨遇孝陵處之二公如魚有水遽遭鞠凶逮先生初
砥柱危疑條上嘉猷正中時宜許國忠赤炳如星日

昷于羣小誣入罪籍遠拘西裔極其困辱人所難堪
素患不移國是久迷賜環火遲齎志沒地世所共悼
日月愈邁重泉猶欝天道喜還權奸一掃積歲幽寃
賚鑑旁昭賜覽入規嘉乃忠告不幸已巳未見收召
閔予在疾思継先志仰稟茲誨群枉畢理生於餐後
死貴褒異惟靈之賢拔乎其萃匡君之道徑世之策
備在遺書足爲後法恨不同時獲其輔益眷言舊爵
罔符厥德贈以崇秩升之上台匪以榮之用慰予懷
逝矣東都故里荒涼猝造寢興酹以一觴

道德博聞曰文主義行德曰元文元公行

李彦廸

明宗祀享功臣廟庭　金孝元

致祭文

王若曰三年喪既畢方修祔廟之儀一介臣惟賢宜
膺與享之寵茲惟崇德之典實協敦宗之文惟卿安
重端祥英悟超邁以天民之先覺作聖朝之蓋臣學
遡淵源契周誠程敬之奧旨忠竭啓沃符伊訓說命
之嘉謨國有賴於蓍龜士咸仰乎山斗荷知遇於
中廟許以真儒承隆眷於　孝陵擢在弘化逮先生
之初服有明勗之裕猷行成八規備在進修之道條
上十事式罄棐迪之誠何羣小之孔艱致先正之遐
棄忠以受禍痛青蠅之止樊天不可知慘野鵬之入

室德齊世之已矣言垂後之炳如哉皇考旁燭难明
思理誣枉予小子克継先志首命追褒道德文章無
以加允矣考冀大夫國人皆曰可實符僉同肆當吉
祭之辰幸蹈從祀之列於戲同心同德既無間於幽
明作福作災永有賴於啓迪

沙伐國傳

有沙伐國傳其畧曰有宋品宰相以父溺愛其妻偏
與財產而薄於嫡常蓄慎於庶母去壬寅年間父死
右公以大諫居喪于沙伐國兄又病死乃嗾兄妻訴
於官曰庶母孽子等為妖術死吾夫請繫治牧使宋
希璧疑其無證據不受理右公潛簡子宋請急速治
李彦迪

遂報刑四次某過宋宋言其事某曰公何為此宋撥囊出其手簡曰不得已也某到咸昌寄書右公極言未安意其答書畧無自責意多有憤恨言到聞慶邑宰安景旃以推官故備言其殘忍安嫉惡口滑進人既說右公深懷疑畏復為大諫辞免時舉以發明近乘勢欲滅口乃列本道朝官宰相沙代隣境居人陰授權臣令盡除去從之丁未之禍宋安皆不免有權臣切親明言陰授之事若使朝廷知此事豈不欲有補於累政乎接沙代尚州舊號宰相金光準也未知傳作何來姑俟此

張世濛贈裘

李貧戍復古素清苦丁未年間江界安置適值寒沍衣服單薄將不能堪張同知世濛燕京還中途遇之語人曰斯人雖得罪朝廷是豈使之凍死乎遂脫狐裘贈之公受而不辭其時誅斥者皆罪涉宗社親戚故舊莫敢相問唯恐禍及張公乃武夫又無昔日之分能行古人所難行之事宜復古受而不辭以成其義矣

李彦迪

丁熿傳

丁熿字季晦昌原人號游軒登丙午科性至孝遭母喪與兄煖廬于墓側典盡禮制煖過毀滅身獨居終三年又爲兄制麻服期中廟聞其孝悌特命增秩褒奬中廟新陟明聖痘疫自內拘忌欲輟魂殿香火大臣迎合公獨進言曰自上聖學高明豈不知謬戾之甚而且順慈旨其於修齊何如仁廟爲之改容仁廟執喪愈制日就難全群臣庭立泣請累日有議特推入外舅反覆悲訴以冀動萬一者公獨奮然曰所議苟且無爲問君父之候一二大臣誰

聖痘撤奠

丁熿

阻乎其入而必借乎彼哉仁廟大漸時公請入藥
請視藥房參觀劑藥有阻以不可者公曰許世子止不嘗藥
聖人以弒書之君父之疾委之醫官可乎仁廟七
疏遏寒月昇遐八月卜日山公抗疏以爲送終大事自天子
至於士喪制一定倘汲汲於犯禮之失乎繼有尹潔
之疏疏中有曰殿下之臣惟丁憤一人而已公與圭
庵宋公又同辈憲動相契合朝廷倚以爲重尹仕除
論秋官秋官長公與同僚論之公適在告不待完議而停啓
圭庵仕罷卽訪公今日停啓終未免爲上計公曰
圭庵慙主上一國臣民所共仰戴何爲出此言也圭庵慙謝

一日李煇來見李中悅時 仁廟患疫甚苦中悅曰
主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此言懷抱甚惡
煇答曰厥終之事何以知之而汝爲如此論也中悅
曰是何言也更有他處可仰乎煇作色而去後中悅
來見公曰李煇誤入所論不正公曰兄亡帰及古今
通鑑且有嫡統一人更有何議中悅曰煇往往言國
事有驗此必與知內旨者相交也公立朝言論必據
經義當初尹任入侍之議爭之不得禍終難悔見機
之明論事之正皆此類也乙巳爲議政府舍人 明
廟幼冲不親萬機乘幾作禍以快其噏者攘臂而堵
丁熿

立雖公心迹昭然氷炭之勢不自相容丙午罷故南
原削奪官爵丁未責以鼓扇浮簿與盧蘓齋相國連
名貶竄昆陽戊申移置巨濟尹元衡欲脫公於禍綱
令尹春年力勸公見已其人日來反覆以禍福爲言
公終不從元衡雖不營救猶未忘公其在謫所亦托
私人之往來島中者以覘公意有一人道其問訊請
捧一字故報相公公牢拒曰我朝夕待命豈敢相累
其終始不肯自玷如此在謫所十五年猶有愛君憂
國之誠嘗草疏極陳時弊將上曹南溟往見而止之
不果上遂終于謫所著壯行通考負暄錄各十餘篇

元衡欲脫禍綱

南溟止疏

皆切於人事關於世道子至承蔭縣監及反葬于南原
府先塋之下

于熿

鄭滋傳

鄭滋字敏古近日人登庚午科乙巳爲吏曹正郎其一妹仁宗淑儀一妹爲瑠妻當捕瑠之時問瑠去處受累訊流光陽縣滋以瑠之一家瑠之所爲宜無不知其更詰以永守之招滋供曰臣與瑠雖曰兄弟當初議婚之時臣年歲不相當止之瑠聞此言常懷不平之心對我曰汝不以兄弟遇我凡事畧不論議臣爲兵曹佐郎時到瑠家瑠設酌曰欲陳臆抱但汝迂濶不知真不知時議也乃止不語瑠語尹任曰頃見滋迂濶不識時議任滋之迂濶不可用會已上達

鄭滋

臣聞此心甚畏之不相敬見寧有書簡潛通事丁未之禍自光陽縣移配慶原路經東郭外母妣恭人往訣解親膚小衣以衣滋曰古者愛子征役若服母衣而往則速還矣因撫膺號慟行路聞之皆流涕云請黜俶儀于外處

衣親衣

請黜俶儀

李天啓傳

李天啓字亨伯星州人登丁酉科議政府舍人乙巳禍作李芑啓罷公掌令執不從得免翌年十月李芑陰嗾大司憲崔輔漢傳致李湛罪賴掌令李天啓李（不從免翌日李芑啓曰李天啓）滉權勿丁熿李湛等與金礎同（等同）乃削奪官爵丁未九月（公）謫寧海府憂懣死庚午三公啓罷學行高邁有才識還給官爵嘉靖乙巳歲崔知事輔漢再訪張同知彥良于其第欲與李芑等同事且曰若從吾計當得大勳張曰先人曾有靖國功亦已足矣又得大勳非所願也固不從聞者賢之一時之人甚恠之

張彥良傳

李天啓張彥良

權勿傳

權勿字介之安東人戊子司馬丁酉科屢爲臺侍乙巳禍作李芭啓曰削奪官爵丁未九月平安道价川郡安置七年癸丑母在喪憂懣死庚午三公啓權勿平安道价川安置放送職牒還給公伸雪後文章節義之士特出才藝

沙伐國傳

安景祐傳

安景祐字　廣州人以蔭職爲聞慶縣監見忤於金光準謫三水郡按沙伐國傳曰今聞朝列皆爲好議欲以寬仁大度輔導聖明蕩滌无辜爲大平之治而獨有數三員爲悖論主其議者乃沙伐古國居崇品宰相也右公之欲言士類盖有以也嘗聞右公父溺愛其妾及妾子等多給田民嫡子息則薄待少給田民故常時蓄憤於庶母去壬寅年間厥父死右公爲大司諫居父喪厥兄又病死乃使兄之妻呈訴於官曰庶母孽弟等爲妖術以致厥夫之死請囚禁治

安景祐

罪牧使宋希奎奎疑其無證據不受理右公乃折簡
潛通於牧使請速囚禁報使刑推宋公不得已囚禁
庶母及孽弟數人報使刑至三四次是時某以四宰
受由覲親往來宋公見某言其事某荅曰父之愛妾
愛子何忍以黷黮難明之事父喪內至於囚禁極爲
未安君何爲此乎宋持囊出其手簡以示曰如此故
不得已報使也　某到咸昌寄書於右公極言刑庶
母庶弟未安之意而止之且言吾愛公之深故如是
言之某荅書畧無自責之意多有憤恨之辭到聞慶
縣監安景祐以推官深知其事亦言其殘忍未便之

意安公口滑嫉惡人也逢人即說厥後　景遇見某
亦言其殘忍未便之意公喪畢後復職恐其事發於
公論深懷疑畏及爲大司諫辭免時乃舉刑庶母之事
發明
啓之近來乘除逆之勢致位崇品將升相位欲盡際
知以其薄行者以滅口使一世之人無復知之乃列錄
本道居朝官宰相及沙伐隣境居人知其事者隱授
權臣使盡除去伊人一從其言丁未之禍宋公亦預
之安景祐以南行外官無預於朝論而亦被禍遠竄
其情狀昭然甚可痛心書名陰授權臣之事有權臣
安景祐

切親分明言之者此事若使朝廷知豈不有補於累
政乎按沙伐尚州舊號而宰相金光準也景遇權應
李元祿見之昌字也按此傳先生脫蒿挾置易傳中借斯文李元
祿後見李問曰冊中有軒事書無乃浪傳乎荅曰只
可愛玩豈敢如是後元祿自謫所還奬用之忽有飛
語赴謫時將此傳發告欲免禍坐是蹭蹬僅爲階梯
堂上安公官至判官後孫安克孝堂上官文科

宋希奎傳

宋希奎字天章本陝川郡屬縣冶爐人也高麗諫議大夫中尹孟英其鼻祖也公自在齒齔穎秀不群兒時受業於都佐郎衡朝往夕返殆無虛日一日值昏瞑欲投族人家望門未及忽於枳林中有一老嫗似曾相識者呼公幼名狀若戲謔迫而視之顏面之大滿於籬真鬼怪也奮身直前欲毆之其形漸消退而顧見惟面掛籬上而已自少勇剛類此自力學問不煩勸提長游賢閥聲稱最著孝友之心根於天姓追慕承祭盡其誠敬不間死生二兄三弟友愛彌篤凡

鬼怪呼幼名

宋希奎

有家貲悉推與之不私毫髮敦睦族黨不分親疎群
從有窮乏者罄儲資給不異己出鄉人嘆服事聞旌
旌閭
閭雅尚儉素不喜華靡自早至顯家無長物凡歷五
邑囊橐蕭然吏民愛畏莫敢欺眩故俱以治聲聞雖
捕賊
燕處必儼然端坐語笑不苟平居雖似和易至於臨
事果決不疑其宰玄風也有賊無慮百人嘯聚于琵
琶山中刼畧行路寇亂列邑人皆患之莫敢誰何公
別設方畧悉捕其黨一境晏然旁邑亦賴以安其牧
商山時有一權臣金姓人住于其境羅織無辜猾及
沙代國
黃豆公明辨曲直唯義是從以故奸邪其意丁未壁

書之禍竟中含沙其梗槩在於晦齋先生文集中沙
伐傳初中仁兩廟有大小尹之說盛行於時朝野角
立已久形跡未露歲乙巳仁廟昇遐　明宗踐祚年
尚幼冲政出東朝奸臣李芑尹元衡等乘時挾憾謀
除尹任之黨以洩私憤以樹威權先以不利之言動
搖　慈殿然後密奉慈旨誘賛臺諫爲一綱打盡之
計公時爲執義首知其事機言於同僚曰大臣誠有
罪當顯戮之可也今聞內降密旨是豈盛世事乎献
納白仁傑曰密旨之非吾當力論之是日兩司會議
于中學大司憲閔公極力勸行公曰我則雖才剉吾
宋希奎

骨而碎之有不從也因曰尹元衡以國元舅主張國
論不能引君於義反乃陰囑國母戕害忠良可乎今
日必先去此人然後國是可定矣座中如金礎朴光
祐諸人同聲相應揚臂大言義氣奮發凜不可犯大
諫金公嚅嚅不能開一言而一時愉小之輩奔走偵
探或潛形慝壁以聽其論議或變服登墉以覘其行
迹仁傑即赴闕直斥齊仁之聞命奔走忤慈旨下廷
尉公自公退舍與家累永訣而待罪會時宰難於罪
言官執義以下只褫本是滿朝風｜靡逢迎內旨冀
事之必諧金光準啗之以利曰唯我是從共保富貴

無疑也閔齊仁昧之以威曰爾何不識時議而忘身
忌如此耶許磁則曰內旨如此爾可勉從畧行黜罰
之典可也公終始一心不肯徇入雖斧鉞直前諸賢
駢首就戮而不以沮撓以全其節古之所謂富貴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其公之謂矣厥後眉巖柳先
生之南下也公佩酒餞于路左金也踵至而言曰爾
等若早從吾言今日之事必不至如此之甚也其無
恥如此丁未追論執義時事竄于高山縣居五載蒙
恩放還安居田里優游六七年自號溪散翁以詩
酒自娛戊午卒歲乙丑朝廷昭雪舊宠還給告身其
宋希奎

時首相啓辭有温恭正直恵義大節等語公之固有之志於斯八字盡之矣

今上即位公道益明當時同事之賢次茅翬征至於丁丑命削衛社之僞勲暴楊鬼蜮之情状而公之嘉言善行赫赫照人耳目聞風者起慕過閭者必式公忠孝氣節可謂至百世而不磨矣其子鉉登文科早死光廷光啓登文科

李彥忱傳

李彥忱字仲孚延安人也乙酉科乙巳禍爲掌令中學一會與白仁傑等堅執不從語具金鶩祥傳及禍作公遞授外任丁未謫舒川憂懣而死庚午三公啓請公學行純正有忠義大節職牒還給子至男參奉孫基卨郡守有孝行知名當世掌令以陞項玉

基卨一作萬

李彥忱

宋麟壽傳

宋麟壽字眉叟年已未生號圭庵恩津人辛巳科官至僉判樂善好學爲士林所推仰性又不喜女色人服其剛乙巳禍作葦諫指爲浮薄徒領袖削奪官爵退去清州本家丁未九月因承鄭彥慤所啓匿名書事二十日賜死使者到門適其日族親門生多聚其家對使者言非其辜護紙筆大書與權德輿書曰皇天后土實表此心從容就死尹元衡謂宋祺壽曰圭庵獲罪而死心實未安祺壽答曰特地梅花豈能久存忽忽生死莫不有數何恨之有一世之人非笑之

祺壽墓文象村申公撰見本集

宋麟壽

出裨官雜記公諱獜壽字眉叟恩津人生於弘治己未日南至壬申生公生而粹美長益端重捷辛巳科修撰時丁內艱有白燕巢廬之異人以爲孝感喪畢入薇垣霜臺夏官春坊中書皆其歷踐也金安老將復顯用輒力劾由是觀擠出牧濟州病瘴輿還黨安老者構成流泗川安老伏辜徵拜禮曹參議遷承旨己亥特陞嘉善歷禮刑曹丁外艱服闋拜大司成倡以性理之學盡其誘掖之方士皆悅服移大司憲旋出爲全羅道觀察使是時東宮無嗣大君在邸人心危疑李芑與尹元衡陰相結爲後日地惡公持正故有

是行　中廟賓天公議倚公爲重拜憲府長公亦謇
亦謇自任不避貴戚時元衡濫授恩爵尹任長秋官
并彈不饒有以他事欲治元衡兄弟者則曰在先朝
則可今不可假以爲罪其秉心公平於此可見　仁
廟繼降時事大變群兇扇禍曩時側目者欲害公患
無猜指爲浮薄領神斥故田里未數年後命至是九
月戊辰也公沐浴具冠帶貽書親舊曰皇天后土可
表此心顧其子曰勿以我戒怠於爲善顏色不亂從
容就命是日白氣貫屋亘天彌日不散豈無以致之
歟天資近道出言制行暗合古訓當己卯禍敗之餘
宋麟壽

士氣摧沮斯文將晦而公獨慨然有朝聞夕死之志
聖賢之書未嘗釋手沉潛義理篤信力行事必師古
動遵繩墨平居端敛容貌和睟其待人接物温温如
春陽和煦而各得其歡心望之知其爲有道君子也
孝友出於天性事親事兄各盡其道入無間言居喪
致哀祭必誠敬至於立朝事君罄竭心力終始不變
是雖生質之美而學力所至夫豈小哉同時名賢有
若金慕齋安國易簀之際託以國事李晦齋彦迪亦
以初服陳戒之辭就正焉其見重於二公如此元衡
李芭之警恐而猶有公正之嘆蘭竹之比則公聖德

有不可言也庚午三公啓請獜壽學行俱備德誠純篤甚爲忠義之氣加不付處在清州村舍賜死沒於家遠近村氓莫不駭哭出安鴻乙巳錄宣祖朝宋祺壽以特進官入侍極陳乙巳忠順堂姦兇誣陷善類事朝講有言及自上觀宋祺壽書啓之事則益可見矣上曰祺壽既知姦人之情狀如此何不直言於其時乎入侍臣對其時畏死未敢 上曰然則何不呈病而引退尚保勳爵耶 上之所教甚明圭庵從宗也出牌官雜記

圭庵嘗學於嚴上舍用恭又質於慕齋金公平生好

宋麟壽

學不倦慈祥愷悌嗜善如飢渴少年登第揚歷清華
名望甚重然性正直忤於小人丁未秋賜死臨死手
書付兒曰勤勤讀書以慰九泉之魂圭庵遭禍人謂
之愚君子嗚呼安哉戊辰二月十五日夕講李浚慶
有君子而愚者
又曰宋獜壽乃力學之人也李芑嘗自以爲能通庸
以此獜壽常常往見金安國曰李芑乃陰險人也何
以相從乎獜壽自此絕不往芑以此懷憤終以叛逆
爲名致之死地云云朝講朴淳曰　仁廟在位尹任
爲兵曹判書宋獜壽以爲任無識武夫累日力爭
仁廟傳教曰雖在武夫若可爲者則何必乎獜壽堅

孰不已不付尹任甚可知矣

宋麟壽

金振宗傳

善山一作慶州

金振宗字孝善善山人乙卯名士薦目振宗所向堅
確學行高明有忠義大節登戊子科爲献納嘗論李
芑麁險不正甲辰芑巡邊嶺南引爲從事公禮揖之
外不交一語芑嗛之乙巳禍作果爲所陷以應教初
謫泰仁再謫嶺南以卒無嗣庚午還啓以受職牒之時學
問純正忠孝大節還授職牒

應教一作司成

李若水傳

李若水字喜初廣州人癸酉生負壯元甲戌科吏曹佐郎罷丁酉復叙撫言曰世宗十九年教曰恭順公芳蕃昭悼公芳碩俱以懿戚不幸無嗣以廣平大君歟爲恭順公後以錦城大君瑜爲昭悼公後立廟奉祀當時別無異議丙子今上欲立廢主後奉祀延訪群臣衆議汹然竟未舉行已亥年韓山郡守李若水上疏立燕山曾山後以奉其祀臺諫請罪拿推于獄竟罷其職亦可以觀世變矣｜十二月削奪官爵寓居忠州北村自號李若水

樽巖常憤魯山燕山以至親而闕其祀典福城君愛子而抱怨九泉及復叙爲韓山郡守上疏言繼絶世伸幽枉聖王之政若欲扶三綱正倫理則當先立二主之祀雲福城之究墓請拿推免官尋復叙
乙巳拜左通禮司僕正丁未被斥鄭彦慤良才驛壁書之禍賜死本家而籍沒公長子洪男竄寧越沒誣告其弟洪亂謀迸公之諸子及鄉居受業之士皆陷大罪忠州無辜橫遭其禍者四十餘人名士多有辭連就戮者降州爲縣洪男獨以告變得免蓋洪亂娶尹任女故李芑等樂禍鍛鍊允在辭連不辨辭證並

付斧鑕一邑虀粉禍至慘也　上之初年特命伸免
復州號庚午三公啓曰李若氷以乙巳餘賢落職村
居鄭彥慤誣造驛壁之書李芑目成綱打之計以若氷
連婚尹任至於賜死籍沒究痛極矣請復官爵還給
其籍沒命從之

李若氷

趙璞傳

趙璞字君瞻漢陽人甲辰科乙巳之禍加以翰林錄功籍未久削勳丁未謫恭仁後以曾爲史官褒貧白仁傑臧死遠竄北道竟以憂死庚午三公啓請璞牲行端正有才識還其職牒

閔起文傳

閔起文字叔道呂州人庚子科乙巳以司憲府持平不從中學一會之邪議遞罷丁未九月鄭彥慤良才驛壁書之禍竄于林川後放牧田里後年伸雪復職仕至黃海道觀察使道卒為人慈祥愷悌論議峻整有孫有孚有慶皆文科

戊辰五月二十五日盧守愼為副提學金鸞祥為直提學閔起文為典翰柳希春為應教李湛為應教東壁皆以乙巳士禍流落生還之人也

權應挺傳

權應挺字士遇安東人登戊子別科官至右尹丁未鄭彥慤壁書之禍臺諫啓以指元勳李芑爲不久而又以加罪迷類爲未安削奪官爵謫江康津津旋移端川放還職牒還給

權應挺

權應昌傳

權應昌字景遇安東人應挺之宗也戊子科官至吏曹參判丁未鄭彥慤所告臺諫啓以用心陰險持論不正請罷尋謫順天旋移孟山後爲放飯田里得拜參判傳得罪

黃暕傳

黃暕字仲約長水人也戊子司馬壬辰庭試別試乙科第一人當初庭試公居上第考官李芑素憚公折封憾然曰此文不合壯元遂擅以第二人鄭大年爲首既放榜大年以新恩扵正言卽毆芑姦邪芑歎曰吾不知人至此哉寧以黃某爲壯元也公氣度剛方才器過人不喜交遊晦於進求嫉惡之心出於天性乙巳丙午間嘗言李芑事芑深啣之又崔輔漢厭憚守陵官曰曾於親喪亦不能居憂云公言於稠中然則是不忠不孝也輔漢聞而啣之丁未秋驛壁之禍

謫于黃海道遂安郡辛亥順懷世子誕生蒙恩放還閑居二十年日以教誨士子爲業成就甚多登科躋顯仕者非一而至今名公鉅卿多出門下

白仁傑傳

白仁傑字士偉水原人登丁酉科仁廟朝自南平縣監入爲持平當尹柳之竄以献納抗章論密旨不至辭甚切直尹大妃大怒下獄將加重罪侍從臺諫皆以罪言官爲非爭之不已只命罷職乙巳爲献納時是大司諫金光準大司憲閔齊仁受尹元衡李芑陰嗾而托承慈密旨構陷柳灌等於無形之罪臺議不同翌日兩司詣闕辭以不得相容及退公仍留獨啓曰夫臺諫者賡採衆議處之以光明正大故謂之公論有或不可云云則非公論也光準齊仁聞有密旨奔白仁傑

走於諸宰家有同傳令軍卒請罷之李尹大怒下令
詔獄鞫問賴鄭順朋記公護已之恩只竄安邊他謫
諫亦皆貶謫或杖而殞命者未幾放歸田里乙丑復
叙宣祖朝叅賛清白吏贈賛成嘗封事請配享趙靜
庵于夫子廟庭以厲士氣於是適有大學生等上書
言一蠹寒暄靜庵晦齋退溪皆有立言垂訓而靜庵
則未也若靜庵之春賦一篇足以觀一元之理氣造
萬化於無窮苟非窮理格致之學則能若是乎其立
言後云者皆收拾前言往行之糟粕非踐實獨得之
妙者也論三子修齋之方則晦齋之昵押娼妓與靜

庵之若將吮已而不近女色孰優孰劣退溪之獨善其身與靜庵之倡道而人皆感化孰得孰失至於一蠹有牲理之學寒暄有啓迪之功若此於靜庵之爲政一年市井小民事其父母生養以誠死葬以哀纔麻三年軍卒賤隷亦爲居廬祭用木主墓必立石今北印阡隴標石羅列者皆非設教而督責遐邇感化入知爲善俗尚孝悌乃自然而爲右使行道數年則習與性成移風易俗彝倫之丕變亦可想已古之人有行治化者有空言治道者行治化與言治道雖其功夫有難易致實有遲速其爲化行則一也然以身

白仁傑

教人聳動感發而速化如靜庵者三代以下有幾人
哉乃(又)上疏言先祖之賢人無(不)然而群兒指為曲學詭
行其嘉言善行與教化之跡將泯滅而無傳焉此臣
之所以不敢以從祀再瀆而只陳事功而已云云詳
在伸寃疏章予惟恒惟蜮擢文科今為吏郎
戊辰朝講白仁傑啓曰乙巳搆禍之初許磁招臣林
百岭招柳希春閔齊仁招金鸞祥賛臣三人絶不往
來(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等啓
(文定曰)予觀弘文館劄曰仁傑所啓(前一日仁傑以献納來啓密旨之非)皆以
密旨為非密旨豈自上所欲為主少國疑之時任謀

危宗社勢甚急急而臺諫侍從無一人抗言救難故
予罔知所措倣古例爲密旨出於不得已也今以此
爲非反劾同僚以爲有同傳令軍卒仁傑啓閔齊仁
以憲府長官密旨之下奔走宰相家有同傳令軍卒
此必托情而護賊使深憂國事者不得自安也下既
不直言而上又無密旨則予母子孤立無助坐而待
亡乎今此所論至爲駭愕機其不可勝痛心此人等必
吁聽奸賊之言而然也下仁傑禁府並罷執義以下執義
宋希奎司諫朴光祐掌令鄭希登掌令李彥忱持平金礎持平閔起文正言金鶩祥正言柳希春
且
罪任等甚輕故邪論如此其議依律定罪
白仁傑

林亨秀傳

林亨秀字士遂號錦湖平澤人也學問高明才兼文武登乙未科累爲臺諫侍從乙巳出爲濟州牧使後臺諫所啓以任比隣長在言論之地聲勢相倚請並削奪官爵丁未驛壁之書至爲井任爪牙鷹犬井元衡當殺之言大倡於朝中未至配所賜死于羅州鄉家公有無限酒量方賜死飲鴆酒至十六碗不亂更進毒酒二碗猶不死乃投經而絶鄉人泣謂曰公之究枉天地神祇亦能鑑照使公須臾住世耶退溪先

退溪答書

生答錦湖先生書曰昨出外夕還留刺始知盧枉駱

林亨秀　退溪書

騎牽逢之巧昔人所嘆悵悵然自失也惠來行錄後
題詩得之自以為雙金之贈百朋之錫無以加也及
披而讀之茫然增愧緬與僕之所望於左右者異矣
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何足下之欺我而
既我耶何足下之不自惜而輕出語耶洪鍾不為寸
筵而發音千鈞之弩不為鼷鼠而發機足下真以病
夫為何如人以拙詩為何等語而稱道之盛至此極
耶是不過足下才豪氣快得窄韻逞英氣曰以見巧
汪洋橫駕如風檣陳馬一放手而不知止於心自許
曰某也固不足以言此我但攄臆以自遣出奇以為

戲耳云尒則足下之所以待我者不亦遠乎非惟所
以待我者爲然足下之自處亦甚踈矣古之君子其
自處與待人恐不如是也且鷃蜎而擬大鵬彼見鷃蜎
之徹缺毋而就西施益缺
營如醉如醒三缺
者亦不敢缺
之華諷缺
亦庭之缺
此爲無
褒揚之義者以吾觀之可擬於僕者千無二三而可
林亨秀 退溪書

擬於足下者十居八九如春苑之紅綠昆陽之貔虎五陵之繡縟九折之駿馬駕海之帆冲漢之鵠鵠也蘭也鶻也皆足下能事雖謂之足下自述而陳之可也至於昆玉之璀璨僕無其色而况其德乎安期之絶世僕有具願而迷其方也劒發豐城古則古矣光焰則吾未也

氷出萬壑寒則寒矣清澈則吾未也疲如絶粒哀如鵑哭凈如鴟鷺濮固嘗辛苦而皆莫之近者執此而推之餘可知矣足下乃欲引而躋摧而與之不自有其美不恤人之不及徒信筆而混施之不亦異乎况

舉歷代風騷諸老而欲更屬之且僕之蚍蜉撼大樹不惟不勝而反以自困足下與我俱當得罪於後世之君子矣斯非可惧之甚耶雖然足下年富而力強或者曰吾之言圖所以發憤自致則其所至必過於古人吾將刮目而待之矣如漢之衰朽之質加之以疾病無望於日進則亦日退而已爲之撫躬而浩嘆也

林亨秀　退溪書

安名世傳

安名世字景應順興人登甲辰科爲弘文著作戊申二月李芑等啓以曾爲史官褒楊柳灌柳仁淑尹任等死非其罪論以迸黨凌遲處斬妻子爲奴公書史草曰中宗大王小祥未過仁宗大王時未發引而上於殯側殺三大臣又撰武定寶鑑李芑等請出看史記公書芑惡頗極其實芑大怒托稱迸黨置之極刑名世爲史官時尹任等叛狀昭著無疑而名世以其時史官陰護迸賊多書褒美之辭宜迸之招亦多漏落不書反以朝廷爲非迸賊爲是使萬世傳信安名世

之史終敢不實極為兒憐宜置重典右罪辭

庚午三公啓伸究自古史官未有被罪之時物論至今痛究宜蒙寬宥職牒還給還其籍物子千之百之皆蔭補官

聞昔年李元祐與具淩婚姻也有人緘人頭送于元祐家題曰李芑見者驚倒失心公曰安世遇告變曳竹枝叩天門必以汝為善言曾是之告也

安舒傳

安舒字君晦順興人登甲辰科乙巳之禍加以注書錄功籍以尹興仁妻兄削功罷職丁未謫信川其父世亨亦謫高原

柳貞傳

柳貞字復元辛亥生晉州人登己卯薦科削科後江陰縣監丙午臺諫啓以陰結羅湜共爲脖論請罷後辞連李洪胤獄殞于杖下其子承善登文科

柳貞

許忠吉傳

許忠吉字國善陽川人也庚子司馬丁未臺諫啓以李德應不忍杖誣服之說倡說於館中受訊流義州

金禧年傳

金禧年字景（慶）老清風人也中甲午司馬丁未臺諫啓以在乙巳年間喜造異語以亂儒生乃（又）復倡言曰今之士禍有同戊午甲子之禍鼓動邪說以惑人聽請拿鞫初正字林復造飛語以嚇大司諫尹仁恕既啓之後方知其誣請停刑訊自上特命流于定平林復免憲亦爲猜險附托姦兇搆陷士林遠竄昌城後放鄉老

金禧年　林復

林峻傳

林峻字周卿平澤人亨秀之父武人官至從二品丁未臺諫啓奴事尹任自失勢之後憂慮生疾削奪官爵

愼居寬傳

愼居寬字栗而居昌人也乙酉科官至判書丙午臺諫啓以頃與柳仁淑同入銓曹不無諂附削奪官爵

李文楗傳

李文楗字子發星州人也登戊子科乙巳禍作初以承旨錄功籍後以猶子煇連坐削奪罷官職星州付處公善書工於屏簇

李文楗

李湛傳

嗚呼靜存先生我師友也吾忍銘其墓諸先生龍駒李氏遠祖諱吉養佐高麗太祖勳壁上位太師曰靖曰懷連世簪纓九世有曰光時剛忤權倖被斥厥後俱以儒雅知名曾祖諱行倫折衝兵使祖諱績太僕正考諱宗魏朝散引儀贈嘉善僉判妣嚴夫人成均典籍孝良之女也以正德庚午生先生先生有美質舉止不凡未十歲通大義屬對驚人辛巳丁外艱執喪如成人稍長刻意讀誦以夜繼晝詞章精緻辛卯中司馬試戊戌及別試第由槐院入翰苑癸卯入李湛

玉堂爲修撰移正言凡進言必以學校士習爲先正
朝廷格君心爲本中廟謂左右曰是言當矣予當省
念朝廷亦體此意痛革舊習左右殆有不說者甲辰
秋賜暇讀書冬擢持平與同僚論逋逃李芑相乙巳從
遠接使迎詔義州秋以書狀官赴京九月李芑鄭順
朋林百岭等告尹任罪士類多被搆陷十月芑陰嗾
大司憲崔輔漢傳致先生罪賴掌令李天啓執不從
得免翌日芑啓曰李天啓李滉權勿丁橫李湛罪與
金磾同乃削奪官爵丁未秋副提學鄭彥慤進良才
驛壁無名狀曰而大加罪乙巳諸人先生亦謫梁山

命下舉家蒼黃先生昭然請大夫人側諭以行在道
無幾微具於言色押去金吾卒爲之嘆服至貶所構
第舍處其中以探討經史爲事學者來問講論恳至
成就者多辛亥順懷世子誕生蒙赦放還杜門屏居
訓誨不怠甲寅丁內艱一以朱文公家禮行事 明
廟末年權奸既黜究枉將雪 命給先生職牒有客
來賀且曰先生何無喜色先生曰何不喜脫罪籍而
復官爵何不喜丁卯秋復入玉堂爲應教寔今上嗣
服之初入對首陳堯舜禹相傳心法孔顏受授克己
復禮之目未幾改司諫恳恳以擇師旨善地爲言繼
李湛

以己卯士林之禍趙光祖冤死之痛請依宋朝故事
贈官雪冤曰極陳我朝士氣始摧於成三問之獄中
毀於燕山朝幸而己卯諸賢稍稍振起終未免讒邪
之斬伐自後人皆以小學爲大戒猖披相尚無復儒
道此習不改危亡迫至今日之務莫急於振士氣士
氣一振人心自正而 祖宗基業可以光大矣又入
對丕顯閣備陳李退溪賢德願終始信任盖以退溪
趍朝既久眷顧稍弛識者憂之故也乙巳春陞爲代
言庚午冬爲大司諫自有欲論舍人吳健乘馹越境之
罪先生以爲善人小過不必彈擊竟不從壬申四月

出為忠清監司不久病免癸酉為副提學數月病遞
甲戌為兵曹參知十二月乙卯厲疾病篤斂容整儀
如平時二十五日乙卯早起呼子弟問仁順王后違
豫　聖候方欲荅而先生逝矣訃聞命致別賻知與
不知皆痛惜之曰善人亡矣嗚呼先生諱湛字仲久
歸靜存享年六十有五明年二月十五日葬于坡州
治北向楊里白雲山南支基洞之原先生少孤嚴夫
人性嚴教誨有法初從處士柳藕受業處士寒暄堂
高弟其淵源遠矣其志之立素矣及授室敬齋慶公
之門慶公則高麗慶復興之後也諱世仁有學行中
李湛

已卯薦舉科官至弘文館著作先生師事之益聞已卯諸賢之緒論受小學於敬齋至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分與為友乃發憤期於有成嘗曰大夫人生時何物非分內事學問之外醫藥書畫天文筭數射御靡不致意平居未明而起焚香端坐終日披書考証搜輯日有程課鉛黃朱墨未嘗虛手晩好讀易沉潛玩繹得之則書之於冊不得則忘寢與食如此者二十年又得余守愚所注經世書外篇潛究有得扵而成書間附己意後見徐花潭筭法與之脗合哀為一帙名曰靜存堂讀書鉛朱又註雙湖啓蒙翼傳外篇輯

成一書名曰靜存隨筆爲文章判去舉靡一故平實自成一家尤長於詩集藏于家徐花潭来遊太學頗然若一野夫先生獨坐深敬記花潭言行數條遺余使編於花潭集中退溪先生與之論起往復簡札相屬學者從洛中來必問曰爾見靜存而來乎嘉靖辛丑先生爲館員余爲諸生每致意於余余感心而未接談討然言論風旨得之朋友之間者無異於耳提面命矣厥後先生窟于朝謫于南余卧病于家每想其精明誠恳思一連床同榻而不可得辛酉余以進士爲性傳爲女婿性傳學於先生而性傳之父判官李湜

彦謙與先生隣居而心交邀先生於其第使余得見焉蓋二十年矣自是以來世路稍寬時趍小齋不覺日之夕也先生天分豈尋濟以明快內外單盡不爲表襮口絶虛夸之言身無矯飾之行順境逆境受之無異人譽人毀不入於耳俸祿周及於族人私財與弟妹共之其立朝也嘗諫侍從爲不可謂不盡於言而已卽之後人心阻喪怠緩自私不以國事爲意者久矣雖有至誠陳說不得發之於政膏澤之所以不下於民者也年未耄老遽以告終豈天未欲平治斯世也歟一男哲容縣監其孫五男女金鎰文科崔晬

岭副提學朴大立直提學盧守愼等疏伏以崇儒重道聖王先之有真儒而莫之追崇則聖人之道不明而是非終不可定矣頃者在中廟初年趙光祖以間世粹美之資得師友淵源之傳闡明道學爲世大儒遭遇聖明罄竭忠悃興學校明教化扶植斯文爲己任中廟亦知其賢言聽計用倚爲良弼隆古之治庶幾可致奸臣南袞沈貞李沅忿狠忌克巧生免謀因緣洪景舟搆成不測之說恐動天聽竟致竄死非但非辜抱究忠憤鬱結於地下數百年國家元氣沮喪無餘士林之憤慨愈久愈甚其後五十年間憸小權

李湛

奸連執國柄籍制一時士氣摧折公論鬱塞以光祖
忠義道德而不見褒奬異數之典豈不深可痛惜哉
惟幸殿下聰明睿知洞照邪正已知光祖之賢而尚
諉諸先王所爲公論所激猶且留難臣等恐殿下實
未知先王之心也　中廟當初罪光祖之時下教曰
汝等俱以侍從之臣本欲君臣同心仔見至治汝等
人物亦不爲不良皆是可取之人示眷眷愛惜之意
以此觀之光祖被罪非中廟本心實出於權奸掣肘
也及至末年頗有悔恨之意盡收光祖同時被斥之
人寘置宰輔之列　仁廟亦知先王之意命復官職

先王聖意攸此無起殿下有何未安而不即快從公論乎今若贈以大官美諡明示好惡則維志述事之大孝也況今嗣服之初崇儒重道轉移世道此其一大機會也伏願殿下留神焉　李湛製文

敎曰廷議如是追崇可也贈是時大司諫白仁傑司諫柳希春等欲配享夫子廟而玉堂疏若此有是命丁未九月十八日副提學鄭彦慤與宣傳官李橖同啓良才驛壁書其書朱書曰女主執政於上而姦臣李芑等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豈不寒心哉李芑鄭順朋尹元衡林百岭等遂封書以進峴宋麟壽李湛

李若氷賜死李彥迪鄭滋極邊安置盧守愼丁熿柳
希春金鶩祥絶島安置權應挺權應昌鄭惟沉李天
啓權勿李湛林亨秀韓澍安景祐遠方付處權撥宋
希奎白仁傑李彥忱閔起文黃愽李振李洪男金振
宗尹剛元趙璞安世亨尹忠元安豁付處名臣竄謫三十一人
一人鳳城噫小人之禍何代無之漢之黨錮唐之白馬宋
之洛渴皆足亡人之國而有餘然未有彥慤之自爲
自告使清流之輩一網打盡至巧至慘者也彥慤兇
謀詭計當與李芑鄭順朋尹元衡輩表裡如一不必
誅責而昔石工以一介無知之人尚不忍刻其元祐

之碑則吾於李憎者亦有憾焉所賴皇天有悔恨之端人心無終誣之理故以至于今伸其枉雪其寃使是非善惡可得表白於天下則諸賢之目可瞑而群小之魂應褫矣其亦不幸之大幸也

李湛

尹剛元傳

尹剛元字景仁南原人爲正郎丁未爲鄭彥慤所告謫配楊口縣付處其後出入官門受刑訊移配康津庚午移配淮陽放還職牒還給官至承文判校其子相文科

尹忠元傳

尹忠元字　南原人門陰官爲直長丁未爲鄭彦
慤所告臺諫啓三登縣付處後爲放送

李洪男傳

李洪男字士重廣陵人也江原道寧越付處忠州亂告變之人放還終至參議士論後因削其官職

當塗之人不知其實謂其實獨
善於相墓者之言而人心不悟其實直為所欺而

鄭惟沉傳

鄭惟沉字巨源延日縣人也有諱均之後仕麗朝至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其後也兵部尚書貞肅公諱洌之曾孫也弘治癸丑十月十一日壬申生于京城幼不好戲押父母有所與(與)必讓于兄郡守公愛以類己孺人常稱令子弘治甲子生公年十二丁外艱既長大諫安公彭壽見而悅之後壬寅還朝歷司畜監察司圃苛職中仁兩聖相繼陟遐公悲慟過人禮臨之外號哭無時乙巳仲秋朝議大變禍機將發柳公仁淑判銓曹憐公將敗陞秩司醞署令

鄭惟沉

以優之盖公壻桂林君瑠爲群小構逆名將陷不測故也及金明胤告變文定王后遣中使發卒圍公家搜瑠所在瑠知幾先遁不可得公以此被繫随逮子滋日鞫于慶會南門外于時大獄方興折揚滿庭炮烙慘目而公不失舉措及滋杖訊公以頭觸柱仰天而呼曰吾兒無罪心天實鑑臨觀者皆酸鼻獄成徒配于定平府未幾蒙宥任便往來丁未回鄭彥慤上慝名書獄事復發付處延日以母孺人年八十晝夜涕泣祈天願於生前相見公兄唯深倅南原奉母之官孺人遥送饌具公開封必慟哭乃嘗與坐者莫不

揮淚辛亥夏以誕生元子加恩區內明廟特命放還田里攸侍孺人于南原閱數月丁內憂制終尚在南中數年後朝議始許寓都城外丙寅伸雪罪籍隆慶丁卯冬還給職牒戊辰奉拜軍資判官俄授敦寧府已巳恵風疾庚午春病益甚夏四月二十一日終于歲義洞第享年七十八公性溫謙與物無忤恬靜不趍勢利尚廉恥賤貪汙不營家業施與無靳常夙興夜寐非疾病未嘗偃臥儉約自牧不喜侈靡備經患難屢遭謫中平日相知者雖宰隣邑一不求恵故舊自京來則敘寒暄外不問近事如何事兄如嚴父

鄭惟恢

同居二十餘年友愛無間教育諸子早令伯仲二子受業於金慕齋思齋之門滋以才行知名師友間得禍甚酷再經流竄終於慶源配所年至老未嘗一日忘于懷言及輒下淚與人有誠悉去毛皮周意哀死盡其情若意舍則雖火且賤者相歡如敵已親朋至必設酒食子弟供俱若品味稍勝於賓案則輒不自安止之接人之忠病中亦不衰聞人有善歎賞讚揚見人為惡容貌掩蔽門有孽屬因出入親容憂窮親身之物子弟欲究切之則輒曰豈余諾而忘之耶待其人如初追遠之誠者而不弛先忌將近絕不出

入前期三日行素末年諸子請止不從病甚乃不克
如志終夕銜恤若遇中廟仁廟忌晨亦前一日食菜
悲感盡晷焉

傳曰是非可亂於一世而人心未可終誣公論可杜於
一時而天理未嘗泯滅是非之眩亂者必待後世而
定公論之杜絕者必待後世而行矣自昔以來元兇
極惡據窃城社大張殺戮之威箝制天下之口忠賢
之人陷大惡竟遭不測之秋則積威所恟人皆畏死
雖不敢抗言於當日而至於後世是非得而公論大
行爲置往在乙巳年間國家無祿士林不幸兇慝乘

鄭惟沈　伸雪傳旨

時手奚大網潛挾私感釀禍不測揑造無形目為逆黨傾陷名流莫刈殆盡然而朝著之間公論猶存草野之中清議不絕姦凶之輩恐露狐鬼之迹欲行網打之計而群凶虱附貪功樂禍相属告變其在丁未之年鄭彥慤以邪毒希權奸之志逞鬼域之謀自造驛壁之書取以上變再肆豺狼之暴乙巳餘賢并罹罪網駢首就戮禍亂之愆前所未聞是旅逮已百之獄則始出於同氣相戕之謀終成於姦人樂禍之手不辨辭證鍛鍊成獄李芭議罪之際彥慤從傍挑賛必加嚴刻皆繩以極罪誅及親属沒入家産兩年之

獄並三、事出無據禍及慘酷無辜之士抱無窮之冤於地下今至二十餘年之久而尚未沾伸雪天意人心之鬱結有甚始禍之日爲無辜宜大霈鴻恩是置乙巳以下被罪人尹任等職牒還給籍沒還給丁未被罪金礎等職牒籍沒還給追罪人宋獜壽等及盧守慎等亦還給職牒己酉人康惟善等職牒還給事並只下禁府

鄭惟沈　伸雪傳旨